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六十二回 廬陵王駕回懷慶 高縣令行毒孟城

卻說武三思聽那家人之言，大喜道：「汝能將這事辦成，隨後前程定與汝個出路。」許敬宗忙問何事，三思道：「此去懷慶府有一孟縣，現任知縣乃是我門下家生子，提拔做了這縣令，名叫高榮。這家人名叫高發，是他的弟兄。此時大兵前來，得勝還朝，非得如此這般，不能令老狄結果性命。既如此這般，豈不是件妙計。」許敬宗聽了，也是歡喜。不說高發前去行那毒計，回頭再說劉豫同裘萬里、方如海，帶了偏將，趕至房州，次日廬陵王聽說李飛雄已經擒拿，放心前往。一路乘太平車輦，直向懷慶進發。在路非止一日，這日到了懷慶府界內。探馬報入營中，狄公帶領前隊沿路接來。離城一百餘里，前面車輦已到，兩下相遇，狄公趕著下馬。到輦前行了軍禮，君臣相見，悲喜交集，兩邊隊伍鳴砲壯威，敬謹恭接。廬陵王見眾官跪到兩旁，傳旨一概到營相謁，然後命狄公同行。直至下晝，方到懷慶城下。早有胡世經上前奏道：「微臣恐太子一路辛苦，營中僻野，風雨頻經，不免有傷龍體。現已將臣衙門概行讓出，改為行宮，請太子進城駐馬。」狄公見胡世經如此敬奏，也就請太子入城，並將李飛雄兵臨城下，幸他閉城自守，不肯告急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廬陵王道：「孤家命途多舛，家事國事如此紛紜，今日前來，正宜與士卒同甘苦，以表寸心，挽回母意。何能再圖安樂，廣廈高居。」狄公道：「殿下之言雖是切當，此時賊首已擒，兩三日後俟指差回營，看聖旨如何發落，那時便可進京。」廬陵王見眾人諄諄啟奏，只得準旨，與元行衝、劉豫等人，在胡世經衙門住下。

次日一早，受百官叩謁，然後命駕出城，到營中巡視一番，又將敵營事問了一遍。狄公便將前事盡行告知，又將京中武氏弟兄、許敬宗誣害，虧得安金藏剖腹奏的話，說了半日。廬陵王流淚道：「母子之間，豈有別故？皆是這班奸賊欺奏，以致使我容身不得，定省久疏，言之深堪痛恨。不知卿家報捷的本章入朝，如何處置。」君臣正在營中談論，營門外忽有報馬飛來，到了營前，飛身下騎，也不用人通報，走入大帳跪下報道：「稟大人，現在安金藏大人欽奉聖旨，前來召太子回京，欽差已離營不遠了。」狄公聽了喜道：「果是他來麼？太子可從此無慮了。」趕著命人在大帳設了香案，同廬陵王接出營來。

未有一刻，前站州縣派了差官護送前來。狄公因太子是國家的儲君，不便去接欽差，但請在營前等候。自己上前，將安金藏迎接下馬，邀請入了大帳，隨著太子望闕行禮，恭請聖安。然後安金藏將聖旨開讀，說：「狄仁傑討賊有功，回京升賞。廬陵王無辜受屈，既已親臨懷慶，命狄仁傑護送回京，以慰慈望。欽此。」當時太子謝恩已畢。這日先命裘萬里帶同大隊，先行起程，僅留一千兵了保護太子。眾將依令前往，馬榮等人同著李飛雄，隨著狄公等人一起而行。道路之間，歡吉震耳，皆說太子還朝，接登大寶，不至再如從前荒亂。

君臣在路，行了未有兩日，到了孟縣界內。忽見前站差官，向前稟道：「現有孟縣知縣高榮，聞說太子還朝，特備行宮，請太子暫駐行旌，聊伸忠悃。」此時廬陵王房州一路而來。未曾安歇便起程，連日在路甚覺疲困，只因狄公耐辛受苦，隨馬而行。不便自己安歇。現聽高榮備了行宮，正是投其所欲，向著狄公道：「這高榮雖是個縣令出身，卻還有忠君報國之心。現既備下行宮，且請卿家同孤家暫住一宵，明日再行如何？」狄公也知太子的意思，只得向差官道：「且命孟縣知縣前來接駕。」差官領命，將高榮帶至駕前，只見俯伏道旁，口稱：「孟縣高榮接駕來遲，叩求殿下恩典。」廬陵王賜了平身，向他說道：「本藩耐寒觸暑，遠道而來，皆為奸臣所誤。卿家服官此地，具有天良。本藩今日暫住一宵，一概供張概行節省。」

高榮當時領命起身，讓車駕過去，方才隨駕而來。狄公在旁將他一望，只見此人鷹鼻鼠眼，相貌奸刁，心下便疑惑道：「日前本院也由此經過，他果赤心為國，聽見大兵前來，也該出城來接，為何寂靜無聲，不聞不問。現在雖太子到此，卻竟如此周到，莫非是武氏一黨，又用什麼毒計？所幸胡世經隨駕護送，現在後面，此地又是他屬下，這高榮為人他總可知道。」此時也不言語。等太子進了行宮，果見一帶搭蓋彩篷，供張美備，也說不盡那種華麗。狄公見了這樣，越覺疑惑不止。無論他是武氏一黨與否，單就這行宮供應而論，平日也就不是好官，不是苛刻百姓得來贓銀，那裏有這許多銀錢置辦。當時與太子入內，所有的兵將概在城外駐紮，只留馬榮、喬太、元行衝、胡世經等人在內。傳命已畢，狄公將胡世經喊至一旁，向他問道：「孟縣乃貴府屬下，這高榮是何出身，及平日居官聲名，心術邪正，諒該知道，且請與本院說明，好稟明太子。」胡世經見問，忙道：「此人出身甚是微賤，乃武三思家生的奴婢。平日在此無惡不作，卑府屢次嚴參，皆為奸臣匿報不奏。現在如此接待，想必懼卑府奏明太子，故來獻這殷勤。」狄公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恐為這事起見。惟恐另有別故。」隨命馬榮、喬太加意防護，勿離太子左右。

且說高榮見廬陵王駐歇行旌，心下大喜，趕即回轉衙門向高發說道：「此事可算辦妥。但我不能在此擔擱，須到行族伺候，乃不令人生疑。其餘你照辦便了。」高發更是喜出望外。當下高榮又到行旌，布置一切。到了上燈時分，縣衙裏送來一席上等酒饌。高榮向廬陵王奏道：「太子沿路而來，飲食起居自必不能妥善。微臣謹備粗饌一席，叩請太子賞收。」廬陵王也不知他心懷叵測，見他殷勤奉獻，當時準奏收下。頃刻間設了位，山珍海饈擺滿廳前。廬陵王因自己尚在藩位，也就命狄公、元行衝兩人陪食。此時狄仁傑早已看出破綻，只見高榮手執錫壺，滿斟一盞，跪送在廬陵王面前。然後又斟了兩杯，送狄、元兩人。狄公見懷中酒色鮮明，香芬撲鼻，當時向廬陵王道：「微臣自提兵出京，歷有數月，不知酒食為何物。今日高知縣如此周到，敬飲酒饌，足征乃心君國。此酒色香味俱佳，可謂三絕，但太子此時雖是藩位，轉瞬即為大君，外來酒食必當謹慎。古有君食臣嘗之禮，殿下面前之酒，且請賜高榮先飲，以免他虞。」廬陵王見狄公如此言語，心下暗道：「此事你也多疑，這不過縣令報效的意思，那有為禍之處，要如此鄭重。」一人雖這樣說項，總因狄公是忠正的老臣，不能不準他所奏。當時向高榮道：「此酒權賜卿家代飲。」這句話一說，頃刻把個高榮嚇得面如土色，恐懼情形見諸面上。當時又不敢不接，欲想飲下，明知這酒內有毒，何能送自己性命？便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趕緊跪下謝恩。故作匆忙的情狀，兩手未曾接住，當啷一聲，把個酒杯跌在地下，瓦片紛紛，酒已潑去，復又在下面叩頭請罪。狄公知他的詭計，隨時臉色一沉，怒容滿面，向高榮喝道：「汝這狗頭詭計多端，疑惑本院不能知道。汝故意失手將酒潑去，便可掩飾此事麼？武三思如何命汝設計，為我從實說來，本院或可求殿下開恩，免汝一死。不然，這錫壺美酒既汝所獻，便在此當面飲畢，以解前疑。」廬陵王聽狄公如此言詞，方知他的用意，也就命高榮飲酒。高榮此時見狄公說出心病，早是汗流不止，在下面叩頭說：「微臣死罪，何敢異心。陛下既不賞收，便命人隨時撤去。微臣素不善飲，設若熏醉失儀，領罪不起。」狄公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倒掩飾得爽快。本院不將此事辨白清楚，汝也不知利害。」隨命到縣署獄中，提出一個死罪的犯人，將酒命他飲下。頃刻之間，那人大叫不止，滿地亂滾，喊哭連天，未有半個時辰，已是七孔流血而死。廬陵王見了這樣，不禁怒道：「狗賊如此喪心害理，毒害本藩，究竟是誰人指使？若不說明，將汝立刻梟首。」高榮到了此時，也無可置辨，只得將武三思的話說了一遍。廬陵王自是大發雷霆，命馬榮到縣署將高發捉來，一同梟首。隨命劉豫做了這孟縣知縣，以賞房州救駕之功。

次早仍然拔隊起程，向京都面進。行未數日，已到都城。裘萬里先將前營各兵紮於城外，聽候施行。此時各京官衙門得報，聽說太子還朝，雖是奸賊居多，也只得出城迎接。不知武三思等人接著此信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